



關於佛教大、小乘的區分問題

霍韜晦

此而佛教分大、小乘，這是教外人都知道的。但這種區分，標準何在？它是在教法上有兩套（即各有一套經典），還是在義理上有深淺高下？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了。中國傳統相信，小乘人是厭世主義者，但求出離世間，不受後有，即所謂「灰身滅智」，進入完全的寂滅；大乘則背負着人間的責任，成佛之後亦必乘願再來，以救度衆生。作種種功德，雖有涅槃而不住，所以境界較「灰身滅智」為高。然而，南傳的保守佛教（即今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各地的佛教）則認為：大乘佛教所討論的種種涅槃境界、佛身、佛果，根本違反原始佛教不談形上學的立場，解脫之事非我們的經驗所能知，因此應該保持緘默①；言下之意，便是不以大乘佛教的說法為然。這兩種極端相反的意見，充分反映出大、小乘的區分，在佛教內部並無絕對標準。

其實，大、小乘觀念的產生，是在大乘佛教經典出現以後的事，因此這個問題最好先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上來解決。從歷史上看，大乘佛教的興起，約在紀元前後。當時印度的出家衆居於寺院中專注於教義的整理，形成「阿毘達磨」②，目的是想把佛的遺教——「法」（dharma），用較清楚及較客觀的語言來確定，以避免誤解或謬解。因為佛入滅前，曾叮囑弟子，自此之後應以「法」為歸，「法」是真理，依之修學，可以得解脫，成阿羅漢果③。佛滅後，出家衆忠實地執行這一原則，於是「法」成為修行者所必須學習的對象。然而「法」義難窺，非經解釋不能窮了，於是「法」義的整理首須進行。這件工作，便落在出家衆身上，亦祇有出家衆纔能方便接觸「法」及有餘裕研究「法」，結果便開出了阿毘達磨的風氣。但是，由於在宗教心靈上過份尊崇

佛語，以佛語為第一，解釋祇是依之而轉，所以雖有龐大的阿毘達磨，亦祇是佛語的解釋，而不能在義理上有所突破。輾轉引申，徒成枝蔓。所以當時出家衆的貢獻雖大，在旁人看來，不過是「聲聞乘」人（Śrāvakayāna），意指他們必須通過「聞法」以求解脫，把「法」理解為佛所說過的語言（印度傳統，經典初皆口傳），而不敢游離半步。所以「聲聞乘」，也就是佛教中的教條主義者。

依據歷史，教條永遠不能領導時代。所以當時的出家衆自以為壟斷了佛法，實質上他們祇是佔取了佛的語言，當這些語言一再疏解，成為學者的重擔之後，也就失去了它原初與生命相通的豐潤與厚重，同時失去了群眾。結果，佛法的真義亦離開他們，而在邊陲再起——這就是大乘佛教的產生。大乘佛教不是從研究佛法的專家僧團來的，而是從散在四方的在家團體分別發展而來的。

歷史資料顯示，佛滅後印度一直有由在家居士護持管理以供信徒、遊方僧禮拜的佛塔信仰。這種習俗淵源自佛入滅時囑咐弟子時往四聖地巡禮可獲功德。此四聖地為：一、藍毗尼（Lumbini）、佛出生地；二、菩提伽耶（Bodhi-Gaya），佛成道處；三、鹿野苑（Sarnath），佛初轉法輪地；四、拘屍那城（Kusinagar），佛涅槃處。在「大般涅槃經」中，佛又根據傳統王族之葬禮指示建塔供養的方法。佛滅後產生八王分骨事件，後來協商由八王各別建塔供養佛骨。自此建塔護持的工作便由在家衆負責進行，塔的數目亦陸續增加，到阿育王時代，據說他一人之力就建造了八萬四千佛塔，遍於聖地及印度各處。

佛陀指示建塔的原意，是想把塔作為佛陀繼續存在的象徵，以便日後弟子禮拜時有一寄託，激勵他們修學。但到了阿毘達磨時代，教義上的了解愈來愈難，一般在家信徒不可能有充分的餘裕學習，他們亦有社會及家庭的責任，往往無從兼顧。他們所能做的，是奉獻他們的信仰，把解脫的希望，寄託在佛陀的慈悲救度上。所以佛塔前的禮拜，成為他們唯一的機會。他們藉此與佛交通，確信佛不會捨棄他們。在這一立場下，佛陀慈悲救度的性格自然湧現。以上這些現實的理由，可以解釋在初期大乘經典中，何以會有「法華經」、「阿彌陀經」及「觀無量壽經」等一類經典產生的原因。換言之，依在家信家的立場，他們是要求新的「法」，新的理論，直接與佛交通，而不必通過當時的僧團。這就是大乘佛教的濫觴，一開始就和聲聞乘走不同的路。

不過，上述這種佛塔信仰祇能說明大乘佛教起源自與聲聞乘不同的階層或組織，却未能說明大乘佛教何以自稱為「大」及掉轉頭來批評、卑視聲聞乘的原因。關於這一點，須另從「菩薩」的觀念說起。

「菩薩」，是「菩提薩埵」(bodhisattva)的畧稱；意思是「指求取菩提(bodhi 佛智慧)的人，或具有成佛質素的人」④。原來的用法，是特為釋迦牟尼的前生而設。因為釋迦在其成道前的無盡生涯之中，不論為鹿、為兔、為象、為人、為王，都作了最佳表現；也就是說，在通向成佛的路上，他作了種種努力，經歷了無數考驗，因此應有一概念來總括他這一段感人的歷程。同時也就是顯示出他修行實踐的殊勝處。「菩薩」的觀念，即相應於此而成。後來，釋迦成道的故事愈演愈多，生涯愈拉愈長，遂形成特有的佛傳文學，這就是「本生譚」(Jataka)。漢譯「修行本起經」、「六度集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都是本生譚中的重要材料。

在這些故事之中，和「菩薩」觀念最相關的一節，是燃燈佛(Dipaikar, 亦名錠光如來)授記的故事。這追溯到四阿僧祇劫前，釋迦尚為一婆羅門青年。名叫善慧(Sumati)，以七莖青蓮華供着燃燈佛，獲得授記：將來必作佛。授記的意思一方面是

預言，一方面是應許。表面看：通過授記，釋迦的道路由燃燈佛決定，實質上是善慧的表現使燃燈佛有所感；而善慧能有此表現，則純是其生命之自覺。燃燈佛的出現不過是外緣。不過，姑勿論如何，本生譚中的這一個故事，對大乘佛教的產生有很大的啓發性：第一、釋迦受燃燈佛記，以至燃燈以下有二十四佛，這說明佛的數目是多，原則上可以無量；第二、釋迦受燃燈佛記，由此而開展其成佛道路，終於得成。這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榜樣，我們可以沿着他的足跡前進；第三、由釋迦生涯的可學與可實踐性，任何人都可以重演他的道路，則菩薩的名號便非釋迦所專用，而所有人都可以是菩薩，祇要他決心走向成佛目標的話。然而，眾生又有哪些是不會走向成佛之路的呢？一切眾生的理想是相同的，佛的本願也是如此的，所以一切眾生不管自覺不自覺，其實都是明日之佛，他們現在都是菩薩。這一個觀念在初期大乘佛教中雖未十分成熟，但已透露出菩薩的自覺，因此初期大乘經典中，菩薩紛紛登場，如文殊、普賢、觀世音、大勢至、彌勒等，都各有其神通智慧，為人敬仰，並取代了原始經典中諸聲聞弟子的地位。弘大的菩薩世界一方面豐富了大乘經典的內容，一方面把佛教的理想推向更高峯，結果產生了「菩薩乘」(Bodhisattvayāna)的觀念；更進一步，產生「一佛乘」(ekayāna)的觀念，確定祇有佛纔是眾生的終極方向，這就是把聲聞乘人所追求的阿羅漢境界降低，判為不究竟。

這其中的微妙分別，是聲聞乘人的「聲聞」態度，他們堅守「法」故，依「法」修行，完全是「弟子」立場，但大乘却冒過「法」的領域，直接摹仿佛，可以說是師佛不師法，因此在階位上要比聲聞乘高。其次，「弟子」修法，是以解脫為目的，即求自利，但佛之所以偉大，則在說法，說法是「師」，目的在救度眾生，這是利他，大乘教人要學佛，要作佛，就是要強調這自利利他的圓滿之教。大乘自稱為「大」，原因在此。比較起來，聲聞乘便是「小」了（此外尚有一獨覺乘亦依同一理由，被斥為「小」）。至於為什麼稱為「乘」(yāna)呢？「乘」是運載工具（車子），即是教法、教理，因為教法、教理可以把我們運載到

目的地去。目的有大小，因此通往目的之教法、教理亦分大小了。其實在大乘佛教未產生之前，小乘（*hīnayāna*）的名稱是沒有的。

由此我們再談到教法的問題。由於大乘佛教起自不同的階層，在理想上又以佛為歸宿，而非如聲聞乘人那樣以原始佛語為心中，所以不久就引起教法上的革命，許多新觀點、新教理、新法門出現，形成各種不同門戶的大乘經教。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佛是說法者，佛是法的中心。祇有法依佛轉，決不會佛依法轉。換言之，佛可以立一套套的法，以教眾生，所以「法華經」強調佛有方便智慧，無始時來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以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苦。一方面是眾生有其現實上的構造，接受能力各有不同，所以必須有相應的教法纔能有效；一方面是道依理立，理有種種，道亦有種種，所以可以從原始經典的基礎上演出一套套的教法，或議論、或批評、或詮解、或闡新徑，開出種種新義，使人目不暇給。總之。這是教法開放的時代，傳統的阿含經已經能藩籬它的發展。所以大乘經中，有強調信仰的「阿彌陀經」、「無量壽經」，有強調菩薩修行的「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十地經」，有強調佛的教化的「法華經」。有強調大乘佛教的優越性的「維摩經」、「勝鬘經」，有強調眾生的菩薩性格，本來清淨的「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有強調佛境界、佛功德的「華嚴經」、「涅槃經」，至於對後世有大影響的「楞伽經」、「解深密經」還是後起。

以上所述，足見大乘佛教的興起是時代使然，如果不是聲聞乘的封閉，教義走上偏狹、繁瑣的道路，失去群眾，大乘佛教是不會產生的，當新的思潮成為運動，要阻擋已來及了。到大乘佛教發展成熟，形式、教理都自成一系時，於是與小乘正式分家。各自流傳了。以下，我們再畧加比較，舉出一些兩者不同之點來，以便讀者得一大體的輪廓：

一、從文獻上看，小乘經論以巴利文（*Pali*）及混合梵文（*mixed Sanskrit*）寫成，大乘則多為純粹梵文（惟初期大乘經典亦多混合梵文寫成者）；

二、從流佈上看，小乘則為南傳，先傳往錫蘭，然後流佈於中印半島、南洋群島諸國；大乘稱為北傳，流佈於西藏、中國、蒙古、朝鮮及日本；

三、從觀點上看，小乘多從經驗立場、現實立場來了解人生，分析存在上的一切法；大乘則多從超越立場來討論成佛問題，眾生的心性構造、如來藏、佛身、佛性、果地等問題；

四、從教法的內容看，同一問題往往有不同的主張。例如：

- a. 種姓問題：小乘人稱聲聞乘或獨覺乘，大乘人稱菩薩乘或佛乘；
- b. 極果問題：小乘為阿羅漢，大乘是佛；
- c. 修行法門問題：小乘為四諦、八正道、三十七菩提分法，大乘則重視六度、四攝。
- d. 斷障問題：小乘唯斷煩惱障，大乘兼斷所知障；
- e. 證空問題：小乘唯證人空之理，大乘兼證法空之理；
- f. 涅槃問題：小乘入無餘涅槃，大乘則住無住涅槃；
- g. 智慧問題：小乘以如實智觀四諦為最高，大乘則兼說智之運用，於是有方便智、後得智、道種智的建立，使佛之功德活動有所依據。

不過，以上這些教理上的分別，依大乘的宗教立場上說，不是絕對的，因為聲聞乘、獨覺乘最後都可以轉化為一佛乘，即最後都可以成佛為其終極方向。但我們站在研究的立場，把他們的教法客觀化出來看，則大小乘的區分是存在的。

註：

- ① 參看錫蘭學者 D. J. Kaluhapana 著之“*Buddhist Philosophy*”第七及第十章。
- ② 阿毘達磨，梵語 *abhidharma* 之音譯，原為對佛所說「法」之研究。由於這種研究能夠呈顯「法」之真義，所以小乘學者自稱為「無比法」或「勝法」。
- ③ 阿羅漢（*arhan*）的主要意思是「無學」。即修學已滿，從此出離生死，不受後有，為原始佛教所說之理想人格。
- ④ 舊譯「覺有情」，意思與此相同。